

# 上海易裝性工作者職業環境分析

## 易裝性工作者個案訪談與群體交流

鄭煌

### 一、上海易裝男性性工作者的由來

易裝，一般來說就是指「女扮男裝」、「男扮女裝」。自古以來，有許多易裝故事，古代的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著名黃梅戲人物孟麗君為救夫而易裝為男性，結果高中狀元並與當朝公主拜堂成婚。總的來說，女扮男裝都有比較好的結局，並成為後人稱讚的榜樣，這可從經典臺詞「誰說女子不如男」看出。另一方面，男扮女裝相對來說，社會地位明顯不如。一般人對男扮女裝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戲子」，如梨園名伶。在古代，名伶為官商富賈包養不是稀罕事，而男男性交易在中國也是古老的職業，例如「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從皆訕之。結納離伶，則洋洋得意，自鳴於人，以為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從這類文字看來，男性性工作者此一古老的行業，不論是封建時代的優伶，還是現在社會中所謂的「少爺」、「小弟」等，都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古代和現今社會中，對男性性工作者的擁有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特別是志同道合並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男人在一起的時候，誰能夠帶領一些相貌驚人的男子，即是一種能力的體現。

2004年上海樂宜開始在上海從事男性性工作者職業安全干預，當時上海男性性工作者中幾乎沒有易裝出現；而當時上海的

性產業市場也比較發達，整體的價格較高。上海樂宜對男性性工作者所作調查發現，他們的服務對象以（居住或出差）上海的男同性戀者為主，和現在相比較，當時的同性戀氛圍遠不如現在這般自由（以在中國制度下的相對性自由為前提），一些生活與收入比較固定的已婚男同性戀，因為擔心找男朋友帶來的困擾，選擇去找性工作，也願意付較高的價格。這可從我們在2006年性工作的訪談看得出來：

A：你是怎麼收費的？

B：就是有最低限額吧，如果多的話就是客人多給的！

A：一般是多少呢？

B：最少500~600塊吧！

A：也很多嘛！你給介紹人多少錢呢？

B：要是多的話就給他200，要是正常的話給他100。

A：你提供什麼服務？

B：就做愛唄。

我們可以從上面與男性性工作者的交流中看到，當時的價格是非常不錯的，而最近的一次的訪談中，同樣是與家庭會所的交流（「家庭會所」就是隱身於一般公寓中的娼館），我們瞭解的價格是200-300元不等，這比原來的價格低了近一半。由於中國這幾年CPI的指數持續上漲，以及經濟危機和社會就業問題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進入男性性工作者行列，這對於早期從事性工作者男性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畢竟人是喜新厭舊的動物，特別對於男性來說，不論是否同性戀，不斷在新鮮血液中追尋刺激是一個共性。因此對於一些「不再新鮮」或所謂「年老色衰」的男性性工作者來說，如何尋找一個好的出路成為他們面臨的新問題。

全世界約4%的人終身只有同性性行為；在中國，同性戀者占總人口比例為3%-6%，具體說，是3600萬以上。

對於這至少3600萬人之間的同性結合關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馬憶南認為，我們加以保護的時候，違背的只是大多數人的「看法」，而保護的卻是對少數人而言，極為重要的權利和利益。（來源於法制網）

通過類似以上的媒體報導，可以看到中國的同性戀市場很大，有3%至6%人口，但是若創意地更換視角的話，還有一個更大的市場，就是93%-97%的非同性戀人口；男性性工作者如何能夠從非同性戀群體尋找客源，這便成為一些長期從事男性性工作者開始思考的問題。2008年開始，一些原先在公園和浴室工作的性工作者，他們到上海七浦路的店鋪，購置了女性內衣、外套和化妝品等，開始在上海女性性工作者地盤的公園和綠地工作。

Tony：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易裝的啊？

Liang：嗯，有好幾年了，大概在2007年吧，因為之前也是接同性戀的客人，不過，同性戀客人特別的刁，很難侍候，而且要求還高。和一個客人做愛，半天都不射，這些同性戀的男客，做了一半的時候，還要休息。做完了，還要說我們是MB，氣死了。再者，因為越來越多的會所，新的年輕的出來，我們的市場就越來越少了。剛好有些姐妹說可以易裝，我們就試了一下，那時候，化妝出去，還只是玩玩，特別害怕別人認出來（因為當時大家都是剛開始化妝，在化妝的水平等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到了公園，真的有人來找我們呢，不過，價格不高的，會給個三五十元的樣子。

小柔：呵呵，我以前沒有做女人的時候，都快要餓死了，我

長得又不好看，後來說一起化妝看看，就開始化妝了，一段時間，我客人一下就很多，不過，那時候，我們都是假胸，就是裡面放了那種社區裡拿來的安全套裝了水，哈哈。接客的時候，客人就想把手伸進來，要摸胸，還要摸下面呢，我都害怕死了。怕被客人發現。其實，也有過被發現的時候，大部份都不會怎麼樣，也有打架的經歷。

小蘭：嗯，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去瀋陽做胸了，因為以前沒有胸又還有雞巴，客人發現都嚇死了。而且發現後客人會不給錢，聽其他地方說，如果做了胸會好多，我們幾個就結伴去瀋陽做胸了。手術費4000-5000元不等，因為每個人做的大小不一。回來後，好像客人也越來越多了，有的客人就喜歡妖（指易裝的男性性工作者），慢慢的我們還做女王（指SM裡虐待的一方）而且價格也挺好的。

一個女性的姐姐也談起了易裝男性性工作者的經歷：

那時候，我們公園裡沒有這些人的（指易裝男性性工作者），都是我們一些姐妹，公園是我們安徽的多。後來，開始有些男同性戀（未易裝）在這裡接客，反正他們的客人也是男同性戀，不會來找我們，所以我們也無所謂。不過，慢慢的就有些男扮女裝的，和我們一起站街了。當時啊，一些姐妹（指女性性工作者）因為有別人占地盤，也和他們有吵過鬧過，不過，這東西也不能說是誰的地盤，客人喜歡誰就跟誰，你說是哇？

對於易裝男性工作者的由來，上海樂宜工作人員雨田也認為，大概是在2007年下半年時候，一些姐妹（這裡又指的是易裝的男性性工作者）開始在公園裡和綠化帶邊上接客，這些客人都以外來民工為主，價格30-80元不等，而且由於易裝的姐妹比起女

性性工作姐妹來說，更能夠願意和客人交流，並且在勾引客人的方式上比起一般女性性工作者更加有誘惑力。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易裝性工作者在與客人搭訕方面更具優越性。這也是最初女性性工作者和易裝性工作者有許多矛盾產生的由來；我們則在後來女性性工作者干預項目中，教導她們如何更好的與客人進行溝通。

## 二、易裝男性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

在我們訪談的十一位易裝性工作者人群中，他們都有過一次或者多次被員警抓捕的經歷，而在抓捕過程中，每位性工作者都有遇到被員警或輕或重的毆打，可以說目前中國員警對於性工作者的態度都是很不友善的。

從2009年開始，上海為了創造一個平安、和諧的世博會，開展了多次掃黃打非活動，特別是對於城市風貌有影響的公園、綠地等室外地方，加大了掃蕩的力度，甚至於一些常規性的咖啡吧、舞廳或甚至大馬路也成了掃黃打非的目標地，以此能夠達到「淨污」的過程。過程中甚至採取了「釣魚執法」。

釣魚執法，英美叫執法圈套(entrapment)，從法理上分析，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才從事了違法活動，國家當然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這種行為如果運用不當將致人犯罪，誘發嚴重社會問題。釣魚執法是政德摧毀道德的必然表現。上海因為某件釣魚執法爭議後也出臺一系列的相應的規定。例如根據2010年6月10日京華時報的報導，有關單位「明文禁止行政執法人員『釣魚』執法行為；行政執法人員調查取證時，應當全面、客觀、公正；不得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收集證據，不得偽造、隱匿證據；不得指派沒有行政

執法資格的人員進行調查取證；暫扣物品不得收保管費」。

然而，上海市公安為了達到治理賣淫嫖娼目的，採用的方法恰恰是已經有政府明文規定不可使用的「釣魚執法」。以下是我們的一些相關訪談。

Tony：最近上海的局勢如何？

小蓮：我們現在都不敢接生客了，都靠一些熟客吃飯了，就怕生客是便衣，到處都是便衣，前些日子我被員警抓住了，臉上被員警搨了幾個耳光，這都還不算厲害的呢，算我倒楣，那天在公園裡轉的時候，一個便衣走過來，問我多少錢，我開始還不想說的，但是後來有幾天沒有生意，我就說六十，沒有想到，邊上就來人將我給抓起來了。

Tony：聽說你前兩天被員警抓了，是怎麼回事來著？

亮：說起來，我就覺得氣憤，那天我說沒有事啊，就下去走走，和LELE兩個人，到了那塊（指某處公園），有幾個在那塊（那幾個就是便衣），走過來，就問我多少錢，我也知道這段時間特別的緊，我就怕是便衣，也就沒有回答他的錢的事，不過，我手也就順著摸他下身，剛要摸到下身，那人向後迴避了一下，我心裡一咯噔，說我們是賣淫的，心想完了，果不其然，那人就說，我是員警，就有兩個人給我抓去了，我一起來的LELE根本連摸都沒有摸，就被抓了，到了裡面，我就和他們吵，問他憑什麼抓我，那員警就直接說，你也不要叫了，你進來，我關你個二十小時，簽個字出去就得了，再吵的話，我把你那頭髮給剪了，再打你幾下，我看你還會不會叫，當時也真的害怕，因為以前也有被打過，想了想，真要是把我頭髮給剪了，我出去可就不好做生意了，於是我也就忍氣吞聲的在裡

面待了一天出來，那員警還算是說話算數，沒有剪我的頭髮。LELE就不行，和員警吵了一下，本來待一天就夠的，變成了三天，反正，裡面的員警都很厲害，他們寫一字都會給改成二或者三做準備的。

Tony：小曼的事情是怎麼回事？

小馬（小曼的老婆，小曼是一個易裝性工作者）：是這樣的，那一天，我和小曼一起去接客，其實，這些天，我的生意很好的，小曼的脾氣急，不服氣，我那幾天一直覺得不好，心裡慌，我總覺得會出事，我和小曼說，要不我們就回家去吧。小曼說不行，因為我們在老家蓋了房子，現在在裝修的階段，小曼的姐姐幫忙家裡買些材料什麼的，要用錢。5月24日那天，我們一起站街。這時候，有幾個人過來，我覺得那幾個人不對，讓小曼不要過去，小曼不聽，那幾個過來的時候，小曼沒有走，後來就見小曼和那幾個吵了起來，那幾個說是員警，可是，卻沒有拿出相關的證明（例如說警官證），就要抓小曼，小曼於是揮起手中的包，並和幾個人動起手來，同時一直問，「你們說是員警，那你們拿出員警證來啊，拿出證件來啊」，並在被兩個抓到的時候，對於他們咬了一口。（在場其他的易裝豆豆也能夠證明，這些人當時是沒有拿出相關證件），就這樣把小曼抓走了。我後來急啊，也到了抓他們的派出所去，因為我有心臟病啊，在派出所吵了兩下就暈過去了，派出所的人也怕出事，就讓小曼給我送了回來，不過，小曼脾氣也壞，還不走，說是這些員警沒有拿出證明就抓他，我當時想，能夠離開這裡就離開這裡，我們鬥不過員警的啊，後來小曼送我回家，可是到了第三天，又有人說

小曼被抓走了，我開始還不大以為是什麼事，認為過個三五天半個月就回來了。可是一個月還沒有回來，我就是急了，和一些朋友打聽一下，說是5月27日在站街的時候，沒有任何事就被抓走了。估計是前兩天和員警撕打在一起的原因。

目前對於賣淫嫖娼的管制法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局處罰法》，同時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所印發的《關於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的通知。多數性工作者覺得在現行法律的規定下，是自己違反法律，故而如果依法執行，自己能夠承受；大家不能接受的是執法時超出法律的行為。

Tony：你上次被抓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SONG：天啊，別提了，我上次被抓進去的時候，都快被打得半死了，幾個人打我一個，我死不承認，我出來的時候，到處都疼，可是呢，只能夠自認倒楣。

Tony：你想去告他們麼？

SONG：我哪敢告啊，除非我以後不要在這裡混了，而且也不知道往哪裡告，再說了官官相護的，誰知道結果如何？

XIANGXIANG：你看到了，我的頭髮這麼的短，我以前的頭髮是披到肩上的啊，留了很久的。就是前幾天，天氣特別熱，我都沒有想去接客，只是在公園附近轉轉，也沒有碰到客人，就被人抓進去了。一抓進去，到了審訊室，就要讓我在一張紙上簽字，我看了一下，他們都沒有問我，紙頭上就寫著，賣淫嫖娼，站街招攬客人一些字，我當時就暈了，我就說，我都沒有做這些事，我肯定不能夠簽字。他們一拉就把我拉到攝像頭照不到地方（在審訊室



裡，攝像頭只有一個）就給了掄耳光，我還是沒有承認，他們就把我拉到了辦公室，因為辦公室裡是沒有攝像頭的。辦公室裡有好多人在，還有他們的所長什麼的，就三個大男人，把我扯到辦公室，把我的頭按在地上，用腳踩著。我努力的大喊，可是，辦公室裡的人無動於衷。三個大男人打我一個啊!!!然後用力拉我的頭髮，並且把我剪了，我的頭現在還是疼的……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打的，當時都看不出來傷害，法醫鑑定的時候，都沒有，出來兩天，我覺得全身骨頭都快要散了的痛。其實，對於來說，如果我當時，真的被抓到現形，你罰款啊，拘留啊，都無所謂，是我自己應該承擔的，可是現在這些事情，我真的覺得是不公平的，為什麼要剪我頭髮？我希望拘留或者審問的時候，真的能夠二十小時不離開攝像頭，還有如果有「協力廠商」在場，當然不是員警的一夥的人，這樣，我覺得就挺不錯的了。

### 三、易裝性工作者對於健康的態度

上海樂宜自2004年成立以來，一直與當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而在歷年來關於上海市MSM人群的愛滋病和梅毒監測中，也都積極的配合，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最近幾年上海愛滋病特別是在MSM人群的流行情況。首先是這幾年的新聞報導人數。

2003：上海市衛生局在2003年底公佈，2003年以來上海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數量比前年同期有小幅度上升。截至2003年11月26日，上海累計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886例，其中本市居民251人，外來人員635人。2003年1月至11月26日發現的感染人數為170例，較前年同期增長了6.25%。

2006：新華網上海2006年11月30日電，上海市衛生局近日表示，作為全國較早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地區之一，上海正面臨著嚴重的愛滋病威脅，發病人數每年都呈上升趨勢。今年上海共報告愛滋病感染者621例、病人46例，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死亡14人，與去年同期持平。

2008：新華網2008年12月1日，上海市衛生局在上午10時舉行的例行愛滋病疫情通報會上稱，上海今年共報告愛滋病感染人數736例，其中報告愛滋病病人113例，報告愛滋病死亡病例35例。

2009：新聞晚報2009年11月30日，上海今天召開預防愛滋病工作委員會會議披露，今年1月1日至11月20日，全市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886例，愛滋病病人392例，死亡病例25例，疫情仍呈上升態勢。感染者和病人以45歲以下人群為主、男性居多，傳播途徑繼續以性傳播為主，經性傳播的占63.7%。

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自2004年起與上海樂宜一起聯合支持的MSM人群中愛滋病的感染和梅毒等相關的STI的調查，我們總共是參與的是2004-2005年500人愛滋病性病調查、2006年愛滋病性病調查，2008年愛滋病性病調查，以及2009年愛滋病性病調查。調查範圍以MSM人群所在的酒吧、公園、浴室、桑拿、網路、會所等各種新舊娛樂場所。其中調查的資料顯示整體的愛

滋病的上升。

2005-2009年上海MSM人群愛滋病性病抽樣調查資料

| 時間      | 2005年 | 2006年 | 2008年 | 2009年 |
|---------|-------|-------|-------|-------|
| 樣本量     | 500人  | 500人  | 500人  | 500人  |
| 愛滋病感染情況 | 1.5%  | 3.6%  | 7%    | 5%    |
| 梅毒      | 12%   | 12%   | 13%   | 11%   |

而我們在日常工作中，將一些資料與易裝性工作者們交流的時候，我們可以瞭解一下大家對於愛滋病和性病的想法：

Tony：你害怕愛滋病和性病？

雨涵：嗯，你說不怕也不可能啦，比較是生病，誰不害怕，不過，做我們這一行，有時就是要有這個心理準備，什麼時候感染上性病愛滋病都有可能，只能是儘量的去預防啦，比較愛滋病和性病，我其實更加擔心的是其他的一些健康問題，例如說，我擔心我的經常做愛對我的肛門會有影響啊，還有一些其他的和疾病無關的人身安全問題。

小柔：嚇死了，姐姐，我都一般不去講這個話題，不過，我有定期去做一些檢測，都是我自己去的，我也不想別人知道我的情況如何，圈子裡的姐妹嘴比較多，說出來就完了。

小馬：照我說，你們經常做愛滋病和性病檢測後，開會的時候，就要和我們說，我們就知道誰是有病的，這樣的話，他接的客人我們就不接了，否則，姐妹之間總是交叉來去的。

對於使用安全套的問題？

小馬：和客人我都有使用安全套，現在接的客人比較多是老

外客人，安全套使用都還比較自覺，不過，和自己的老公不使用，他不喜歡，我也沒有辦法。

小柔：我都有用套的。

小蘭：嗯，和客人都有使用安全套的。以前有過的。不過，如果真的要得了的話，這就是命了，因為我們做了不好的事，所以這是在懲罰我們（小蘭是一個伊斯蘭教徒，回族）。

從以上的一些對話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易裝性工作者們對於愛滋病和性病的問題瞭解已經是比較深刻，和客人發生性行為的時候，都能夠主動使用安全套，或者說，安全套在易裝性工作者人群中的使用率還是比較高。不過，從樂宜在易裝姐妹的交流中也可以瞭解到，一些公園裡接客的易裝性工作者的性健康是令人擔憂的。

Tony：你一天要接幾個客人啊？

伊美娜：說不上來，一定至少要接十幾個吧，你想想，我每天要付房租，吃飯，還要坐車到這公園裡來的交通費，很高的，一天沒有掙個幾百塊，就不行，沒有錢的。

從這位易裝性工作者的交談中我們瞭解到，易裝性工作者每天的接客量是較大的，而從生理結構來看，肛門與女性的陰道還是有所不同，黏膜要比陰道壁薄很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例如肛腸類的疾病就更比較容易滋生，例如肛癩、括約肌鬆弛引發的其他一些問題等都會出現；而且在公園、草地這樣的環境與賓館或者家庭還有所不同，客人是一些散心的民工或者當地的居民，都盡量選擇在戶外樹叢裡發生性關係，像幫助客人做口交等。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沒有進行清洗，這有可能引起性工作者的口腔疾病。

#### 四、易裝男性性工作者對於未來的看法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背景不同，對於未來的想法也有所不同，我們在評論之前先看看訪談的一些內容：

Tony：你們現在都做了假胸，今後有啥想法啊？是繼續做更多的變性還是其他什麼計畫呢？

小蓮：我才不要變性，我再做些年，我就回到鄉下去，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胸是可以拿掉的，過兩年不好了，我就拿掉，鄉下好，我家裡還有好多田地，我現在已經在家裡蓋了一間房，回家住舒服，空氣又好，至於結婚不結婚我倒沒有想過太多。

Tony：你的街坊鄰居們會不會說什麼？

小蓮：他們說什麼啊，屋前屋後的一些男人，每個人都和我上過床，睡過覺，他們要是說我，我還要說他們呢，看他們日子如何過，不過，我也不想扯太多的事，好好的過著就好了。

小柔：我啊，不知道啊，不過，我現在是不是漂亮很多啊？（前段時間小柔有去做面部的整容，）我現在可不想這麼多，我去年在家鄉的市區買了一套房子，現在每個月都要還款好幾千，我哪有空去想那麼遠的事。不過，如果可能，會考慮繼續變性，就是不知道變了以後有沒有人要我呢。我買房子的時候，我怕以後還不起，我貸款時間很短，所以壓力真的好大，要是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就會很發愁。

小蘭：我啊，我應該不會做變性，我現在做了胸，我都覺得不好，回家也擔心，被我們那裡人看到可能是會被打死的（因為是伊斯蘭教教規的原因），不過我也很想要個小

孩，但是可能就不結婚了。

小馬：我啊，我們正在小曼的老家蓋房子呢，不過，現在小曼這裡弄了一下（指花錢做胸），估計要更遲了，我很愛小曼的，小曼做愛很利害的，我不管他做沒有做胸，反正他是我的老公，上次和幾個女人打麻將（指一起接客的女性性工作者們）一個女的說起我的朋友亮亮（易裝男性性工作者），說他變態，男人還做胸，我一氣，我就給他個耳光，因為這女的不知道，我老公小曼也是做過胸的，呵呵。

Tony：那小曼愛你麼？

小馬：（很肯定的語氣）我老公很愛我的，你看，這是他給我買的金項鍊（她伸出脖子指給我們看），他去找男的我不管，不過他去找女的就吃醋，我就會生氣，上次回老家時候，我們一起在老家的公園玩，我老公看上一男孩，就騷死了去勾引人家，還要我幫忙勾引，然後上床了。我什麼都不懂，老公被抓前，好像有啥預感似的，把平常的一個銀行卡給我，說了一個簡單的數字，我也不知道是6個6還是6個9，反正我取了兩次都不對，就不敢取了，怕卡被吃了，我不認識字，這次小曼出事，我就只能找亮亮，亮亮又帶我找樂宜。因為我連超市和藥店都分不清。

Tony：那你以後怎麼辦呢？

小馬：我啊，我就等我老公快點出來啊，我們兩人繼續做生意啊，掙些錢，以後生個孩子，上次我們把一雙胞胎給拿了，後悔死了。然後回老家去。這次小曼的拘捕證沒有送到我這裡，直接送到老家去了，幸好上面寫的是妨礙公務

罪，沒有寫賣淫，否則都不知道怎麼回家。（小曼在2010年8月4日被法院判了妨礙公務罪，判有刑期4.5個月，並罰款1000元。這個結果還是我們通過許多的法律介入後獲得的結果，本次法律援助由上海紹剛律師事務所提供低收費服務。）

雨涵：我啊，我肯定要做變性手術的，那樣，我才是真正的女人啊。

Tony：做完後有啥想法啊？

雨涵：嗯，我想我還會做一段時間的妓女吧，因為變性手術會花很多的錢啊，只能繼續再做幾年啊，然後找個人嫁了。

綜上所述，上海易裝男性性工作者的職業環境是十分嚴峻的。由於中國「道德」主義的復甦，最近新一輪全國範圍對性工作者打壓的持續時間甚長。另外，健康問題也是影響性工作者職業安全的重要因素。當然，如果我們對於性工作者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寬容，性工作者職業環境將會有很大的改善；借用中國人民大學性學研究所的潘綏銘教授的話，「我們希望的不是給性工作者合法化，無罪化，我們只是希望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恢復性工作者作為一個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利」。

（上海樂宜性工作者服務工作團隊現已經更名為上海心生性工作者服務工作團隊）

